夷堅志

夷堅甲志卷第九　十四事

鄒益夢

鄒益者饒州樂平人爲進士初興三舍時乞夢於州城隍廟夜夢往官府見壁間詩一聯云鄒益諾爲饒解首宋元天下第三人既覺大喜謂必冠鄉舉時舍法初行挾書假手之法甚嚴益首犯　宋元者徽州人蔡京改茶法元爲茶商坐私販抵罪正第三人云

王李二醫

李醫者忘其名 撫州人醫道大行十年間致家貲巨萬崇仁縣富民病邀李治之約以錢五百萬爲謝李療旬日不少差乃求去使別呼醫且曰他醫不宜用獨王生可耳時王李名相甲乙皆良醫也病者家亦以李久留不効許其辭李留數藥而去歸未半道逢王醫王詢李所往告之故王曰凡猶不能治吾伎出凡下遠甚今往無益不如俱歸李曰不然吾得其脉甚精處藥甚當然不能成功者自度運窮不當得謝錢

耳故告辭君但一往吾所用藥悉與君以此治之必愈王素敬李如其戒既見病者盡用李藥微易湯使次第以進閱三日有瘳富家大喜如約謝遣之王歸郡盛具享李生曰崇仁之役某略無功皆兄之教謝錢不敢獨擅令進其半爲兄壽李力詞曰吾不應得此故主人病不愈今之所以愈君力也吾何功君治疾而吾受謝必不可王不能强他日以餉遺爲名致物幾千緡李始受之二醫本出庸人而服義重取予如此

士大夫或有所不若也今相去數十年臨川人猶喜道其事

花果異

紹興二十一年四月池州建德縣定林寺桑樹生李栗樹生桃極甘美異常鄱陽石門民張二公僕家竹籬上生重臺牡丹一枝甚大吾家田人汪二十一家鑊内現金色蓮花有僧立其上自四月八日至十日不退其家以煑犬遂滅聞自彭澤至石門民家鑊多生花但無僧此異所

未聞也是年雨澤及時鄉老以爲大有年之祥

黃履中禱子

黃鉞字元受建昌人汪應辰牓登科言其祖履中無子禱于君山廟夢人以綵籠盛五色鳳三別以筠籠盛一烏併授之後正室生三子皆擢第妾生一子無所能

絢紡三夢

絢紡字公素元姓句氾　上嫌名遂增糸爲絢其音如章句之句宣和甲辰赴省試夢人告曰

遽得逢州便得紡喜謂遽得者即得也已而不利至建炎戊申試維揚夢如初紡曰遽者絢也我已姓絢又試於楊州其必得又不利久之復夢其人來以實告曰君年四十八方登科今未也紡時三十八矣度猶有十年以未可得不敢萌進取意屏居道州富家翁召教其子从紹興甲寅科詔下紡四十五歲矣以爲必無成不肯往主人強之曰所以延君者正欲挟小兒俱入舉場君必行陰令其子自爲下家狀求試紡不

得已從之遂與富子俱薦送明年徽公據納禮部漫啓視則所具年甲誤以爲四十七是年正四十八也黙喜以爲神助獨未曉逢州便得之語及坐圖混牓出紡名之左一人姓馮右一人姓周是歲遂登第首尾十二年凡三見夢方驗曲折明白如此

黃司業夢

元符戊寅歲睦州建德人黃司業者失其四歲男子日夜悲泣夢之曰兒已受生無用相憶兒

前生嘗爲宰相坐誣陷善人謫爲公家子偶又有小過復再謫今只在數里間方十四秀才家他日當有官畢此一世後却生佳處矣明日訪方秀才果得子以十二月一日生正與黃氏子亡日同黃請觀之兒躍然甚喜與之物即舉手如欲取狀黃歸遂不復哭十四秀才者名逸官至朝請郎所生子名序紹興十二年登科然仕纔至常山丞以死壽五十有三右三事皆余執度文特言

俞翁相人

邵武俞翁者善相人尤能聽器物聲驗吉凶先世仕南唐爲太史令後主歸朝俞氏舉族來居邵武之泰寧翁年既高人尊之呼爲翁云葉祖洽兒童時好騎羊爲戲翁見之曰郎君當魁天下士勉之無戲祖洽遂折節讀書會黄右丞履丁内艱鄉居祖洽與邑子上官均執弟子禮師事之嘗過小山寺遇翁翁逆謂曰狀元牓眼何自來此二人相視而笑曰寧有是翁曰不特爾又同年焉吾爲子選一題可預爲之備二人未

之信戲曰題目謂何翁指庭下竹一束曰當作此二人笑而去熙寧三年廷試進士罷詩賦論三題易以策問祖洽遂首選均次之方悟竹一束蓋策字也祖洽父恪少不學嘗過翁門縣之士子群集無一可翁意獨指恪曰此人年六十當官七品服銀緋衆皆憮然恪後以子貴封累朝請郎賜朱紱正年六十云翁嘗行田間聞水聲曰水流悲田將易主已而果然又嘗入市聞樂聲曰金聲亢其有兵當在申酉間然我無傷

兵四人當溺死至期果有戍卒自汀州還過市群飲爭倡女抽戈相戕度不自安乘暮亂流而渡正春濤怒漲溺死果四人或問其故曰日在子又屬水水旺於子金至此死爲其巧發奇中類是今邵武人猶傳其相書一編然去翁遠矣

宗本遇異人

僧宗本者邵武田家子宣和元年因餉田行山陘中遇道人麻衣推髻丐食本曰吾父未晡餐可同至家取食否道人怒噀左掴端抽一劒胷

之本對如初道人笑曰獠子可教解衣帶小瓢傾紅藥三顆授之本舉掌欲服閒其二墜地不可得但嗾其一道人復笑曰分止此耳忽不見本不復歸家入近村雙林院止佛殿上即能談僧徒隱事咸驚異走告其家妻子來視乍去不使入明日譁傳一鄉來詢休咎者系道不絕郡將以下咸遣書乞頌本握筆瞑目頌立成筆法清勁可愛寺僧指爲生佛欲令久居以壯聲勢本曰吾緣不在是當往汀州謁定光佛奮臂便

行至泰寧之豐巖樂其山水秀遂亦夢紫衣金章人挽留遂止不去縣人共出錢爲祝髮得廢丹霞院額摽其巖未幾羅畸疇老自沙縣遣信招迎欣然而往時李伯紀丞相自右史斥監邑征本與頌曰青共立米去皮此時節甚光輝伯紀罔測洎靖康初得君驟拜執政方悟其語鄧肅志宏以諸生見本本指伯紀謂肅曰君他日貴由此人及伯紀登庸志宏白衣至左正言本留沙縣踰年復還丹霞建炎四年伯紀自嶺外

歸見本本大書机上作紹興二字明年果改元語伯紀曰茲地血腥觸人當有兵起公可居福州從之二月環境盜起邑落焚劉無餘二年六月伯紀師長沙過邵武迓道訪本本送至建寧趣其速行戒之如泰寧復大書邑廳壁曰東燒西燒又連書七七數字繞出境江西賊李敦仁入邑縱火正七月七日也本初住丹霞有飛雀立化于佛前香爐上疇老為著瑞雀頌人以為師所感云紹興十六年豫言某日當去至期無

疾而化本晩工詩殖貨不已尤吝嗇視出一錢如拔齒其徒多諫之曰此吾宿業也

惠吉異術

僧惠吉張氏饒州餘干人少亡賴為縣五伯因追胥村社少休山麓遇婦人乘竹輿無所服惟用匹布蔽體訝其韶秀而結束詭異揖而訊之曰非汝所知也取一卷書授之曰勉旃後當為僧言訖輿去如飛二僕夫冉冉履空中張歸即能談人意間事弃妻子出遊過撫州宜黃縣行

止佯狂人無知者時大旱縣人作土龍禱雨張役牒請自祈禬約明日午必雨不爾願焚軀以謝即趺坐積薪上民之輕慓禍賊者爭益薪及明烈日滋熾萬衆族觀至秉炬以須如期果大雨四境霑足邑人始謹事之鄒柄居是邑惡其惑衆張往見之曰吾宿負公杖幸少寛我會張爲邑人甃治衢陌裒金數百萬或譖於鄒曰彼乾没其半間道以遺妻孥鄒怒言於縣宰捕笞之已而悔詣張謝張曰曩固言之矣無傷也宣

和三年適邵武泰寧謂縣人黃溫甫曰吾與若隔生同爲五臺僧若嘗病費吾藥餌今當館我以償黃爲築菴香爐峯頂買僧牒落髮師能呪水起疾數百里間來者絡繹通直郎葉武爲令夢一女子持火東西焚庭廡復爇鼓門驚覺遲明師造縣迎問曰昨夕無恐否葉愕然具以夢告師命輿土地木胎至庭斧之血津津然初縣有祟物化爲美妹惑宿直吏至是遂已縣丞江定國母呂氏有眩疾每發頭涔涔不可忍以扣

師師曰無它故要是銀兒爲孽定國駭懼銀兒者其父時故姬呂氏陰殺之於是丐爲禳謝師引紙畫爲禽畜百十種令秉火炬設瓜果賓主置榻戒其家人皆就寢勿顧獨一二僕使在迫夜師入呂氏寢物色之得於粧閣僕者咸見好女子年可十六七綠衣黃裙對之掩泣若不從狀師徐徐諭解已而肯首乃以所畫并楮鏹付之送使出門呂氏明日疾不作畱人江景淵嘗與人爭田不勝用計殺之忽得脾疾詣師請水

師具數其過景淵叩頭哀祈爲至其居命斸地丈許得蒼狗吽牙怒視左右皆恐視之乃塊石師以杖擊之應手糜碎景淵即瘉又有倡弃籍歸一胥同謁師師所居山椒林樾蔽繞來者未至門不知也師逆告其徒曰某人夫婦少選至勿令其婢子入及二人至元無婢自隨師言狀倡驚泣求救乃昔日曾逼一婢赴井死胥固未之知嘗入市見搏擒者立道左呼使前捫其項下如揭物狀曰後不得復爾人問故蓋此人昨

夕負博進恚而投繯救至得不死師白晝捕魑魅逆説禍福甚多不勝載紹興四年死泰寧人至今繪事其像不呼其名惟曰張公或曰張和尚云

卓筆峯

泰寧縣東十五里有仙棺石相傳往年因風雨白晝晦冥人聞空中音樂聲及霽見棺木在巖間其處峭絶人莫能上疑仙人蜕骨送干此因名音山亦曰聖石遇大旱祈雨即應蔣頴叔使

福建日過之爲賦詩更名卓筆峯宣和五年復大雷電風雨雰塞及霽而棺旁又列一棺題湊不異世俗作者次年春山邊人見輿馬旌幢騎從呵殿騰雲至其地作樂而去樂聲泠然非世間音村民能猱援者嘗登之云棺不施釘可開視骨色青碧葬具悉古製惟一小剪刀細腰修刃同人間用者將挈而下忽霹靂挾崖起大蛇旁午民驚怖墜地體無所傷而病狂半年方愈爲鄉人言如此右五事皆邵武士人黃文蓍言

張琦使臣夢

左武大夫榮州刺史張琦紹興十六年自建康解軍職爲江東兵鈐駐饒州三年而病琦有田在池州建德縣命使臣掌之是歲使臣夢黃衣數人持一朱書漆牌去攝饒州鈐轄張琦潭州長沙知縣趙伯某既寤意謂琦被召命詣鄱陽慶之琦病已篤不得見家人恐其夢不祥不敢言而琦數詢其子云趙知縣到未子謂病中譫語不敢對凡月餘果有趙君者罷長沙縣歸至

饒泊城下卒於舟中琦登時亦死

周濱受易

周濱字東老福州閩人佳士也陳了翁以兄之女妻之濱受易於翁如有所悟翁喜參禪見濱論死生之說禪者所不能言甚訝之宣和中以疾卒前一日作詩與蔡氏甥曰三舅報無常（濱行第三）諸甥脚手忙熟搥三挺皂爛煮一鍋湯治臟從君洗形骸任爾扛六釘聲寂寂千古路茫茫

蔡振悟死生

蔡振字子玉閩縣人年甫冠從鄉先生鄭東卿學易忽悟死生之理其家在鼓山下紹興十七年聞莆田鄭樵入山從老僧問禪振作書抵樵論儒釋之學樵見其年少而論高疑假手於人親扣之益奇怪乃見東卿問振所學東卿曰不知也十九年四月振來謁東卿問尚書禹貢得疾歸家遂篤叱出其妻呼弟掄告以死令掄把筆口占一詩曰俟同舍生來弔可出示之其語云生也非贅死兮何欠與時俱行別是一般風

月詩畢而逝

許氏詩讖

許太尉將未第時居福州胥浦巷夜有虎自東山踰破城入其園傷圈豕而去及旦舉室慮其復至太尉不以爲異且高吟曰昨夜虎入我園明年我作狀元叔母戲續其下云顛狗不要亂吠且在屋裏低蹲鄰里傳以爲笑明年太尉魁天下士後登政府叔母之子特以恩得官至大夫謂之許工部舊所居室太尉悉以與之後工

部得心疾家人閉不使出所謂顛狗低蹲之語

乃其母詩實先讖也三事鄭東卿說

夷堅甲志卷第九

夷堅甲志卷第十 十九事

桐城何翁

舒州桐城縣何翁者以貲豪於鄉嗜酒及色年五十得風疾手足奇右不能舉輿之同郡良醫李百全幾道家治療月餘而病良已將去幾道飲之酒酒半問之曰死與生孰美翁愕然曰公醫也以救人爲業豈不知死不如生何用問幾道曰吾以君爲不畏死耳若能知死之可惡甚善君今從死中得生宜永斷房室若不知悔則

必死矣不復再相見也翁聞言大悟才歸即於山顛結草庵屏處却妻妾不得見悉以家事付諸子如是二年勇健如三十許人徒步入城一日行百二十里幾道見之曰君果能用吾言如持之不懈雖未至神仙必為有道之士翁自是愈力但多釀酒每客至與奕碁飲酒清談竟日夜凡二十有五年建炎初江淮盜起李成犯淮西翁度其且至語諸子曰急竄尚可全諸子或顧戀妻孥金帛又方治裝未能即去翁即杖策

腰數千錢獨行至江邊賊尚遠猶有船可度徑隱當塗山寺中諸子未暇走而賊至皆委鋒刃翁在寺與鄰室行者善一日呼與語曰吾欲買一棺煩君同往取之可乎曰何用此笑不應遂買棺歸寘室內數自拂拭又謂行者曰吾終慁公矣吾屋後儲所市薪明日幸以焚我柩恐有吾家人來俱以告之行者且疑且信密察其所爲至暮卧棺中自托蓋掩其上明日就視死矣時年七十九後歲餘翁有姪亦脫賊中訪翁蹤

跡至是寺方聞其死翁與中書舍人朱新仲
有中外之好朱公嘗記其事以授予云

龐安常鍼

朱新仲祖居桐城時親識間一婦人任娠將産
七日而子不下藥餌符水無所不用待死而已
名醫李幾道偶在朱公舍朱邀視之李曰此百
藥無可施惟有鍼法然吾藝未至此不敢措手
也遂還而幾道之師龐安常適過門遂同謁朱
朱告之故曰其家不敢屈先生然人命至重能

不惜一行救之否安常許諾相與同往纔見孕者即連呼曰不死令家人以湯溫其腰腹間安常以手上下拊摩之孕者覺腸胃微痛呻吟間生一男子母子皆無恙其家驚喜拜謝敬之如神而不知其所以然安常曰兒已出胞而一手誤執母腸胃不復能脫故雖投藥而無益適吾隔腹捫兒手所在鍼其虎口兒既痛即縮手所以遽生無他術也令取兒視之右手虎口鍼痕存焉其妙至此 新仲說

紅象卦影

紹興二年廬陵董良史廷試罷詣紅象道人作卦影欲知其低昂卦成有詩曰黑猴挽長弓走向天邊立系子獨高飛中人嗟莫及良史不能曉占者曰事應乃可解及唱名張子韶九成為牓首張生於壬申所謂黑猴者也長弓張字也良史在三甲其上孫雄飛所謂系子高飛也其下仲并所謂中人莫及也良史說

譚氏節操

英州真陽縣曲江村人吳琪畧知書其妻譚氏
紹興五年閏二月本邑觀音山盜起攻剽鄉落
琪竄去譚氏與其女被執并鄰杜村婦數人偕
行譚在衆中頗潔白盜欲妻之詬曰爾輩賊也
官軍旦夕且至將爲虀粉我良家女何肯爲汝
婦強之不已至於捶擊愈極口肆罵竟斃於毒
手後盜平鄰婦同執者皆還曰使吳秀才妻不
罵賊今日亦歸矣因備言其死狀吳生始知之
聞者高其節予甞爲之傳去

草藥不可服

紹興十九年三月英州僧希賜往州南三十里洗口掃塔有客船自番禺至舟中士人之僕脚弱不能行舟師憫之曰吾有一藥治此病如神餌之而差者不可勝計當以相與既賽廟畢飲胙頗醉入山求得藥漬酒授病者令天未明服之如其言藥入口即呻呼云腸胃極痛如刀割截遲明而死士人以咎舟師舟師恚曰何有此即取昨夕所餘藥自漬酒服之不踰時亦死蓋

山多斷腸草人食之輒死而舟師所取藥爲根蔓所纏結醉不暇擇徑投酒中是以及於禍則知草藥不可妄服也

南山寺

鄭良字少張英州人宣和中仕至右文殿脩撰廣南東西路轉運使累貲爲嶺表冠既奉使兩路遂於英築大第堊以丹碧窮工極麗南州未之有也靖康元年或訴其過於朝朝廷遣直龍圖閣陳述爲潛俘鞫之述至英良居家初不知

其故盛具延述述亦推心與飲締同官之好至
廣州始遣使逮良下獄窮治其贓榜笞不可計
奏案上万得出獄出之一日而良瓦比斷劾至
止於停官編隸已無及矣家人未能葬權厝于
英之南山寺所追錄寶貨甚多述遂攝帥事建
炎二年代還以它事復為轉運使許君所劾下
廷尉削籍編置英州太守寘之南山時良已遷
葬數日殯宮空述欲居之或告以實述曰吾前
治其獄王事也今已死何足畏即居之纔三四

日白晝見良驚曰鄭良何敢來即感疾死時建炎二年也良之宅今三分爲天慶觀州學驛舍其家徙江西云三事英僧希昉言

賀氏釋證

賀氏者吉州水新人嫁同鄉士人江安行有二子自夫死不茹葷日誦圓覺經釋服不輟或勸更誦他經賀氏曰要知真性本圓本覺不覺不圓是爲凡夫我不誦經要遮眼耳長子樞登進士第紹興六年爲賀州簽判迎母至官賀氏從

容語其婦曰吾誦經以來了無夢想比年夜艾常見瑞光中有猊坐欲升之未果今白日閉目亦見佛相是歲五月甲戌沐浴易衣明日食罷盥漱如常忽收足端坐兩中指結印瞑目而逝家人倉黄召醫已無及矣郡守范直清帥其屬瞻禮嘆曰大丈夫不能如此命畫工寫其像像成惟目睛未點乃禱曰精神全在阿堵中願賜開示俄兩目爗然子孫扶視皆謂再生點睛訖復瞑時年七十七傳雩彦濟言

昌國商人

宣和間明州昌國人有爲海商至巨島泊舟數人登岸伐薪爲島人所覺遽歸一人方溺不及下遭執以往縛以鐵綆令耕田後一二年稍熟乃不復縶始至時島人具酒會其鄰里呼此人當筵燒鐵箸灼其股每頓足號呼則烘堂大笑親戚閒閒之才有宴集必假此人往用以爲戲後方悟其意遭灼時忍痛齧齒不作聲坐上皆不樂自是始免其苦凡留三年得便舟脫歸兩

股皆如龜卜張照時爲縣令爲大人言

盤谷碑厄

孟州濟源縣韓文公送李愿歸盤谷序碑唐元和中縣令崔浹所立歲月既久湮沒爲民井甃政和三年縣尉宋肇巡警至其地洗濯視之曰此至寶也村民愚以爲真有寶伺宋去碎之無所獲棄于道上高密人孟温舒爲令聞之舁歸縣龕于出治堂中出治堂者元祐中宰傅君俞所建秦少游作記且書之刻石崇寧時爲觀望

者礲去温舒得舊本於民間再刊之但隱其姓名亦好事君子也

孟温舒

孟温舒爲濮州雷澤令吏不敢欺嘗有瘠者投空牒訴事左右皆愕温舒械之曰彼恃癈疾來侮我命二吏隨扶以出肆諸通衢復潛遣謹厚者物色其旁曰有所聞即告果有語者曰是人傭於某家累年負其直不償故詣令訴特口不能言耳今乃獲罪安用令吏以白温舒遣執語

者訊之遂得直一縣稱爲神明郭椙容三益作溫舒墓誌書此事

盜敬東坡

紹興二年虔寇謝達陷惠州民居官舍焚蕩無遺獨留東坡白鶴故居并率其徒葺治六如亭烹羊致奠而去次年海寇黎盛犯潮州悉毀城堞且縱火至吳子野近居盛登開元寺塔見之問左右曰是非蘇內翰藏圖書處否麾兵救之復料理吳氏歲寒堂民屋附近者賴以不爇甚衆兩人皆劇賊而知尊敬蘇公如此彼欲火其

書者可不有愧乎

鬼呼學士

范鏜字宏甫建州浦城人布衣時至日中無炊里人未之奇也一夕寒甚自村墅回邑假寐溪橋中夜聞人聲從橋出若有詢之者應曰學士寢于是鏜不疑其鬼徐徐聽之皆涉水而濟黎明鏜還浦城人目教授生童者爲學士意所稱謂此未幾鏜登第終龍圖閣學士蓋宿橋之夕相去五里許一家設水陸呼學士者乃鬼也

惠兵喏聲

黃薦可字宋翰福州長溪人紹興中除惠州守迓兵已至有日者過門聞從吏聲喏告其人曰吏聲無士公必不赴未行果罷三事黃文譽說

廖用中詩戲

廖尚書用中剛崇寧初以士人爲辟雍錄已而擢第宣和中復以命士爲錄於太學時蔡魯公方盛用中嘗戲作詩寄所善者曰二十年前錄辟雍而今官職儼然同何當三萬六千歲趕上

齊陽魯國公好事者傳以爲口實鄭樵說

觀音醫臂

湖州有村媪患臂久不愈夜夢白衣女子來謁曰我亦苦此爾能醫我臂我亦醫爾臂媪曰娘子居何地曰我寄崇寧寺西廊媪既寤即入城至崇寧寺以所夢白西舍僧忠道者道者思之曰必觀音也吾室有白衣像因葺舍誤傷其臂引至室中瞻禮果一臂損媪遂命工脩之佛臂既全媪病隨愈湖人吴价說

李八得藥

政和七年秀州䰟塘鎮李八叔者患大風三年百藥不驗忽有遊僧來與藥一粒令服李漫留之語家人曰我三年間化主留藥多矣何嘗有効不肯服初李生未病時誦大悲觀音菩薩滿三藏是夜夢所惠藥僧告之曰汝尚肯三藏價誦我却不肯服我藥既寤即取服之凡七日徧身皮如脫去須眉皆再生邊公式說

佛還敍

平江民徐叔文妻遇金人破城獨脫身賊手出郭於水中行惟誦觀音佛名首插金釵恐爲累擲置水中半途迷所向有白衣老媪在岸呼之令上指示其路曰遇僧即止又去恐汝無裹足贈汝金釵視之蓋向所弃者至一林中見寺遂止乃薦福也次日其壻蔣世永適相值乃携以歸

佛救飜胃

平江僧惠恭病飜胃不能飲食夜夢一狸猫自項背入腹中從此日甚每過市見魚深起嗜想

遂發意誦觀音菩薩百萬聲日持大悲呪百八遍復夢至山中遇道人相慰問曰吾與汝藥餓青衣童籠一鷄至前猶自僧口出徑入籠擒鷄因驚覺病頓愈

歐十一

湖州民歐十一坐誤殺人配廣中其妻在家齋素日誦觀音歐在配所見一僧呼曰汝家妻孥極念汝欲歸否曰固所願遂出藥擦其腕初無痛楚腕已墮地血流不止僧曰可持以告官當

得歸收汝斷手勿失也歐如言得放還及中途復見僧曰汝斷手在否曰在取而續之脗合如初三事皆李梩與幾說

夷堅甲志卷第十

夷堅甲志卷第十一

梅先遇人

予宗人慶善郎中（興祖）紹興十二年爲江東提刑治所在鄱陽王元量尚書鼎從假二卒往夔峽既回拜于廷其一梅先者獨着道服拜至十數不已慶善詰之荅曰伺郎中治事退當請問以白少頃慶善坐書室梅復至曰初至夔州數日有道者歷問所從來令某隨之去某應曰諾道者曰汝當有妻孥安能捨而從我某曰惟一

妻一子今得從先生視彼如涕唾耳道者甚喜曰汝能若此良可教吾將試汝即於糞壤中拾人所弃敗屨令食初極臭穢強齧不能進道者笑自亟啖之曰如我法以食歷數日覺不復臭而味益甘軟又問所以來此爲何事荅曰奉主公命爲王尚書取租入曰如是當歸畢之此公家錢如未了不可從我他日未晚也某曰家在江東相距數千里豈能再來曰汝思我我即至矣又授藥方三道曰若乏用時可合此藥貨視

一日所用留之有餘弃諸道上以惠貧窶或無
食則茹草履人與酒食但享之特不可作意大
抵無心乃得道耳某拜之數十又與某道服曰
汝歸見主公時拜之如拜我但着此衣勿易也
慶善曰果如此勿復爲走卒命直書閤以自近
嘗召使坐取草履試之梅展足據地坐淨滌履
而食每數口即飲水少許久之吐其滓瑩滑如
碧玉以示慶善慶善復還之梅徑取投口中食
履盡乃已時方二十四歲即與妻異榻曰人世

只爾殊可厭惡汝盍同我學道不然隨汝所之妻始猶勉從不一年竟改嫁慶善後子告令往丹陽茅山須三月鶴會山有洞常人欲入須秉燭然極不過數十步即止梅索手而入無所礙聞石壁中若人叩齒行持者至最深處得一澗澗中水數尺細視有書數軸取得之才霑漬其半乃元祐中劉法師所受法籙也後送慶善還丹陽慶善有外兄病每食輒吐梅曰瓢中藥正爾治此取數粒與服一日即思食旬時病盡失

去慶善寓訊代者爲除兵籍既得文書遂辭去後數年曾一歸鄉里今不知所之

食蠏報

洪慶善從叔母好食蠏率以糟治之一日正食見机上生蠏散走大恐呼婢撤去婢無知復取食爲一螯鈐其頰盡力不可取頰爲之穿自是不敢食蠏

瓦隴夢

洪慶善妻丁氏溫州人雖居海濱而性不嗜殺

後至江陰有惠瓦隴百餘枚不忍食寘之盆中將以明日放諸江夜夢丐者甚衆裸體臞瘠前後各以一瓦自蔽皆有喜色別有十餘人愀然曰爾輩甚樂我一何苦也丁氏寤而思之以瓦蔽形必瓦隴也夢中能密記其數取視之已爲一妾竊食十餘枚乃愀然者也得活者與夢中數同

促織怪

洪慶善爲湖州教授日當秋晚宴坐堂上聞庭

下促織聲極清詣其所聽之則聲如在房外復往房外則又在庭下甚怪之別令一人往聽則移在床下又詣床下則乃在其女床側竟不能測是年妻丁氏捐館次年女亡

陳大録為犬

秀州華亭縣吏陳生者為録事冒賄稔惡常帶一便袋凡所謀事皆書納其中既死夢于家人曰我已在湖州顯山寺為犬矣家人驚慘奔詣寺省問一犬聞客至急避伏衆寮僧榻下連呼

不出意若羞赧其家不得已遂還既去僧語之曰陳大録宅中人去矣方振尾而出此犬腹下垂一物正方宛如便袋狀皮帯周匝繫其腹猶隱隱可辨洪慶善嘗與葛常之侍郎至寺見之詢諸僧云然

蔡衡食鱠

蔡攸之子衡爲保和殿學士將入朝家人呼之不醒意其熟睡乃爲謁告至辰巳之交方覺謂家人曰我非睡乃入冥耳初寢時有人去某官

召隨以行至官府其人入報曰追蔡衡至既入獄吏問曰近日殺生何也答曰某舉家戒殺無有是事吏曰此間不容抵諱吾徐思之近往池上得鮮鯉因鱠食之但此一罪耳吏曰是也即取鐵鉤貫頦挂樹間數武士臠肉頃刻而盡約食頃體已復故主者延升廳事抗禮拱手問曰保和相識否吾乃太師門人沈某也太師今安否答曰適方受刑痛楚未定少憩當言之主者命飲以湯即不痛徐問諸凡弟及宅事甚詳將

退吾禱之曰衛作惡如許不知何以自贖曰盡捨平生服用庶可救可悉取所衣朝服金帶鞍馬之屬施慧林寺且飯僧數百爲吾謝過是日洪慶善適遊寺見主僧言之云可以爲戒未幾時復以六百千贖所施物去竟以是年死六事皆慶善說

李邦直夢

孫巨源李邦直少時同習制科熙寧中孫守海州李爲通判倅廳與郡圃接孫李女常遊圃中李望見目送之後每出聞其聲輒下車便旋邦

直妻韓夫人於牖中窺見屢矣詰其故李以實
告一夕夢至圃見孫女踵之不可及亟追之躡
其鞋且以花插其首不覺驚寤以語韓夫人韓
大慟曰簪花者言定之象鞋者諧也君將娶孫
氏吾死無日矣李曰思慮之極故入於夢寧有
是未幾韓果卒李徐令媒者請於孫公孫怒曰
吾與李同硯席交年相若豈吾李女偶耶李不
敢復言已而孫還朝爲翰林學士得疾將死客
見之孫以女未出適爲言客曰今日士大夫之

賢無出李邦直何不以歸之曰柰年不相匹答曰但得所歸安暇它問未及綢繆而孫亡其家竟以女嫁之後封魯郡夫人邦直作巨原墓誌曰三女長適李公彥二在室蓋作誌時未爲婿也邦直行狀晁無咎所作實再娶孫氏云幼安訥強行父

趙敦臨夢

明州趙敦臨爲太學生政和戊戌年詣二相公廟乞夢夢去狀元今歲方生紹興乙卯敦臨始登第狀元乃汪聖錫生於戊戌時年十八矣果

符昨夢

張太守女

南安軍城東嘉祐寺紹興初有太守張朝議女因其夫往嶺外不還怏怏而夭稾葬于方丈遇夜即出人多見之既久寺僧亦不以爲怪過客至必與之合有所得錢若絹反遺僧嘗有二武弁自廣東解官歸議投宿是寺一人知之不欲往一人性頗木强不謂然獨抵寺方弛擔女子已出曰尊官遠來不易客大恐誘之使去即馳

入城解潛謫居而卒有孫營葬憩寺中爲所莅苒得疾幾死紹興二十年郡守都聖與絜率大庾令遷之於五里外山間今猶時出與村落居人接予嘗至寺老僧言之猶及見其死時事云

大庾震吏

紹興二十一年二月晦大庾令連潛正午治事群吏抱文書環立忽黑氣自庭入須臾一廳盡暗雷電大震吏悉仆地令悸甚手足俱弱亦仆于案下少頃即散衆扶令起吏死者四人二録

事二治獄者蓋昔皆爲經界吏云 連令說

張端愨士友

張端愨處州人嘗爲道士平生好丹竈爐火初與一鄉友同泛海如泉州舟人意欲逃征稅乘風絶海至番禺乃泊舟二人不得已少留鄉友者得疾死張爲殯斂寄柩僧寺一夕寢未熟而友至呼其字曰正父公酷好爐鼎何爲也張悟其死應曰吾自好之何預君事即閉目默誦大悲呪纔數句友已知曰偶來相過何爲爾也即去

久之復夢曰我與君相從久今當遠別不復再見幸偕我行數步相送張諾之與俱行數步至一紅橋友先行語張曰君且止此非君所宜過揮淚而別既覺不能曉後數日廣帥王承可侍郎令諸刹凡寄殯悉出焚張念其故人命僧具威儀火之城下收其骨至一橋擲水中乃夢中所至處也時紹興十八年張生說

六鯉乞命

汪丞相廷俊宣和中爲將作少監鄭深道資之

爲同寮一日坐局汪得六鮮鯉將鱠之鄭不知也方假寐夢六人立階下自贊云李秀才乞公一言于少監乞命鄭曰不知君等何罪俱曰只在公一言鄭許諾旣寤達之汪公汪曰適得六鯉將設鱠豈爲是邪遂放之鄭自是不食魚深說

五郎鬼

錢塘有女巫曰四娘者鬼憑之目爲五郎有問休咎者鬼作人語酬之或問先世驗其眞僞雖千里外酬對如響莫不諧合故咸安王韓公凡

世良尤信瞘導王令召之巫至韓府而五郎者不至巫蹴踏不自安乃出後數日偶至靈隱寺鬼輒呼之巫詰其曩日不應命曰門神御我于外不能達也

東坡書金剛經

東坡先生居黃州時手抄金剛經筆力最爲得意然止第十五分遂移臨汝已而入玉堂不能終卷旋亦散逸其後謫惠州思前經不可復尋即取十六分以後續書之寘於李氏潛珍閣李

少愚叅政得其前經惜不能全所在輒訪之莫復令紹興初避地羅浮見李氏子輝輝以家所有坡書悉示之而秘金剛殘帙少愚不知也異日偶及之遂兩出相視其字畫大小高下墨色深淺不差毫髮如成於一旦相顧驚異輝以歸少愚遂爲全經云黃文譽說

何丞相

縉雲何丞相執中在布衣時貧甚預鄉貢將入京師無以爲資往謁大姓假貸閽人不爲通捧

刺危坐俟命主人晝寢亭黑龍蟠戶外驚寤出視劇何公在焉問之曰五秀昌為至此何第五五秀者鄉人呼秀才云以所欲告主人舉萬錢贈之且曰君異日言歸無問得失必過我何試竟復造其家館于外廡迨日暮執卷徙倚楹間主人髮鬅又見黑龍蜿蜒而下攀繞庭柱就視之則又何公也心異之密告何曰君且大貴毋相忘已而何擢第調台州判官有術者能聽物聲知吉凶聞譙門鼓角聲曰是中有貴人誰其當之或意郡守

貳視之不然凡閱數日不可意一日何乘輪出術者見之曰此真貴人角聲之祥不吾欺也何後以徽宗皇帝藩邸恩至宰相終于太傅贈清源郡王

潘君龍異

縉雲富人潘君少貧嘗貿易城中天且暮值大雨急避止道傍人家不能歸因丐宿焉不知其倡居也倡夜夢黑龍繞門左旦起視之正見潘卧簷下心以爲異延入厚禮之欲與之寢潘自

顧貧甚力辭至再三強之不可一日醉以酒合焉自是傾家貲濟之不問其出入瀋籍以為商所至大獲積財踰數十百萬因娉倡以歸生子擢進士第至郡守其家至今為富室云

橫山火頭

常州橫山觀火頭暑月汲井得冰一片有蛙立其上方以手執冰蛙躍去乃食其冰遂絕穀不食初不知書自此曉然後不知所之宜和中也

李彌正似表説

松江鯉

平江王子簡以四月八日至松江市魚鰕放生得巨鯉以爲鱠庖人取魚斷尾去鱗惟頭腹未殊忽躍入江中頃之索鱠庖人以告子簡不加責然意其魚死矣明年復以是日游松江如前市魚一鯉鱗尾殲焉庖人視之蓋昨歲魚也竟食之

夷堅甲志卷第十一